

唐河 / 著



# 落英集

力群題



落英集

力群題



唐河著

# (晋)新登字2号

落英集

唐诃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统计局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25 字数: 91千字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750册

ISBN 7—5378—1289—6  
I·1267 定价: 3.80元

## 言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屈原《离骚》

我在农村小学学习的前后，祖父教我识字读书。家中收藏的文史书画约三千种，经常开卷阅读，启发了我对祖国文史的浓厚兴趣。当年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叔父，寄来五四运动时期的进步报刊，增强了我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特别是鲁迅先生的小说和其它著译，深深地吸引着我，使我对先生产生了无限的崇敬和爱戴之情。

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开始于1933年。由于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及对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反感，和北平第四中学同学员宪千等在《山西日报》编刊《榴花》周刊，和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鲁迅先生通信。不久该刊即为当局禁刊。1934

年秋和金肇野等在北平筹办第一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和鲁迅先生有了更多的交往，获得了先生的不少教益。1935年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在各地展出期间，和周小舟等编刊了北京《京报》的《熔炉》周刊。1936年为天津《庸报》编刊《当代木刻》半月刊，并和北平医学院同学黄树则创办了《文地》月刊。在1937年从事医学工作之前，我也为国内其它进步报刊撰写文稿。

信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外国的文学者，作品比较长，小说家多做小说，戏剧家多做戏剧，不像中国的所谓家，什么都做一点。……中国的这现象，是过渡时代的现象。”<sup>①</sup>对照30年代前后的史实，这段话反映了当时的客观真实。我以为其故有二：一是文学青年从事某项专业写作前，尝试着作各项写作的练习活动；二是以文字写作谋生的人从事多项形式写作，可以适应不同报刊的不同要求。作者本人属于前一类型，各种文艺形式大多尝试过。但都浅尝辄止。评论虽写得多点，因为缺乏专业基础，仅从一般角度落

---

<sup>①</sup> 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第13卷 书信 第243页。

笔，每每不够深广。1937年后，写作活动便从此中断了。一些久友很替我惋惜，但势所必至，理有所固，一个通常的文艺爱好者，至少对我来说，很难同时从事两种工作，兼走两条道路的。

一去10年。待到70年代后期，开展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时，参加这一项工作的中青年朋友，纷纷登门造访，作谈话记录，发表访问文字。这些访问因为时间仓促，准备不周，往往语焉不详，记录漏误，不足以满足《鲁迅全集》注释工作及鲁迅研究者的期望。因而结合1981年9月大规模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机会，撰写了一系列有关鲁迅先生的文章。

在我一生中，鲁迅先生从道德、学问和文章，都是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前辈师长，然而我却不敢以鲁迅的学生自居，因为我实在是个不够格的学生。在左翼文艺运动中，我又是--个摇旗呐喊的兵卒，而在战果上缺乏应有的贡献。

对30年代的旧作，我没有时间去收集它，也没有必要去整理它。这些文字仅是大时代崎岖坎坷的道路旁的一些小草，虽也反映了那一时代的若干社会风貌，但记述既不完整，文字又颇诘

屈。所幸1937年上海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1979年上海书店复印发行的《鲁迅先生纪念集》中尚保留了一篇，今录入本集，可以略窥当年作者写作风貌的一斑。30年代所作的文字，可以说是朝露，真所谓坠露易晞。

落英则是夕景中竟开的小花。落多释作凋落之落，但不论屈原的“夕餐秋菊之落英”，或陶潜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落英均是指初时盛开的鲜花。否则，让饮露餐英的诗人去服食已经凋落的秋菊，或让武陵渔人从“坐看红树不知远”的舟中，踏着春芳已尽的桃蕊去寻“山口潜行始隈隩”的桃花源，不是有点太委屈了我国名著于秋的三闾大夫以及另一伟大诗人笔下永恒的艺术形象了吗？

收入本集的作品，虽然是记忆中拾掇的大时代路旁的一些小花，但因为其中主要部分写的是左翼文化运动领导人鲁迅先生的事迹；写及了占左翼艺术运动中重要一页的第一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写及左翼文艺运动中北方的某些文学社团及其刊物，以及其它一些重要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均是作者亲历、亲见、亲闻的，可以补足并纠正历史材料中无心致谬者的阙失或有意作伪者的错

误。其中有的篇章，还可略窥30年代北平的社会风貌及人物动态，借以达到觇习俗，观民情的目的，故乐为结集付印。

1984年唐诃记于北京天坛西里寓楼

## 目 录

序言	( 1 )
鲁迅先生和中国新兴木刻运动	( 1 )
鲁迅先生给我的教益	( 6 )
鲁迅先生与太原的文艺运动	( 15 )
第一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纪事	( 24 )
鲁迅先生与《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	
	( 37 )
鲁迅先生为什么不参观全国木刻联合	
展览会	( 47 )
怀念郑野夫	( 57 )
记熔炉社与文地社	( 63 )
读书随记	( 72 )
和北平学联联系组织医学院参加	
一二·一六运动经过	( 81 )
忆北平四中	( 83 )

北平医学院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纪实……	( 86 )
忆《京报》……………	( 100 )
绍兴诗草……………	( 103 )
黄山春色……………	( 107 )
新安江道中……………	( 108 )
题画展（二首）……………	( 109 )
鲁迅与新兴木刻运动……………田渝生	( 110 )
有关鲁迅与唐诃的几点记忆……………路一	( 114 )
后记……………李允经	( 118 )

# 鲁迅先生和中国新兴 木刻运动

鲁迅先生在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倡导上的功绩，正像他在新文学和民族解放运动倡导上的功绩一样，实绩俱在，毋需我来多嘴。

1929年艺苑朝华社印行的《近代木刻选集》、《新俄画选》等三册，连选辑、序文和出版，都是鲁迅先生和柔石几个人合力作成的，这是正式介绍独立艺术的木刻画与中国的第一次。以后，渐渐有了不少热心的青年艺徒从事学习，为了供给他们良好的范本，1930年，先生影印了德国木刻家梅斐尔德的力作《士敏土之图》。1931年8月底，日本版画家内山嘉吉到了上海，鲁迅先生和二十几个青年木刻作者，组织木刻讲习会请他义务讲授一星期，先生亲自担任翻译。

1932年春天，鲁迅先生和郑西谛，辑印《北

平笺谱》，又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比利时木刻家麦绥莱勒作《一个人的受难》等连续图画四种。1933年，第三种人苏汶先生为文，首先怀疑到连续图画之能否算作艺术作品，继而以介绍过来的作品，是否能被中国的大众所看懂相讥讽。然而有力的反攻是鲁迅先生《为连环图画辩护》一篇文字，证明了苏汶先生倒不过是说谎！这一年冬天，复在上海举行私人所收藏着的《法俄书籍插画展览会》，同时，鲁迅先生又应法国某期刊女记者的要求，选了六七十幅新的中国木刻画，给她带到巴黎、柏林、莫斯科去展览。

1934年，鲁迅先生斥资印刷了苏联木刻精粹的《引玉集》，和中国创作木刻画的第一块里程碑《木刻纪程》。前者介绍给青年艺术者们以朝气蓬勃的另一个国度里的名作，后者把这几年创作的成果，作一总的检阅。

今年春天，鲁迅先生给良友公司编选了《苏联版画集》，又自己拿钱印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以及编好而还没出版的《E·蒙克版画集》、《麦绥莱勒漫画集》等。

这些关于版画的书籍，都是费了鲁迅先生不少精神、时间和自己血汗所换来的金钱而印行的。

**并且**这些画册，每每毫无代价地送到各地贫苦青年艺术者的手中。

——“我总是吃亏的。”他说时非常高兴，笑得连筋肉都牵动起来，两颧凸出更高，“几乎每印一次画集，我都赔本，例如《引玉集》，《珂勒惠支版画集》，《士敏土之图》……这些现在，统统都送光了。”

——白危：《记鲁迅》

有了这些良好的国外名家的版画范本，才渐渐使中国木刻作者，知道了怎样去充实自己作品的技巧和内容。

而且，还不只此。

鲁迅先生热心地用了通信或口头，指导着每一个识与不识的刻制木刻画的青年，他的观察深刻而且精细，下边从两封信和在第二次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会场的谈话里，摘录几句，便足够知道鲁迅先生是如何热诚地指导青年人了。

“木刻究竟是刻的绘画，所以基础仍在素描及远近，明暗法，这基础不打定，木刻也不会成

功。”

——寄刘粹郭

“要技艺进步，看本国人的作品是不行的，因为他们自己还很有缺点，必须看外国名家之作。良友公司出有麦绥莱勒作品四种，不知见过没有，但只可看看，学不得的。……先生寄给我的四幅，我不会说谎，据实说，只能算一种练习。……我看有时候，是刻者有意地躲避困难的，最显著的是高尔基的眼睛。他明显得眼睛小，是因为眉较高。”

——寄金肇野

“许多缺点是因为作者阅历不深，观察力不够的缘故。这毛病应该由作者自己克服，否则就决不会有长进，譬如描绘一个人，虽至最小的部分，简单的动作，也要仔细观察，然后才能描得像，才能成为一件艺术作品……连环画最好二三十幅，短小精悍往往比长篇大著有力。作者应该注意到读者，并非多产就是杰作。多产的结果，往往是滥产，徒然耗费精力。作家应该宝贵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刻人物要刻得像中国人，不

必过于夸张的，但夸张透了，反变成空虚。……农民是纯厚的，不必把他们涂得满脸血污，矫揉造作。”

——白危：《记鲁迅》

鲁迅先生痛恨着认木刻为反动的江浙官府，他供给从事木刻画的青年人以不可形容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助力。不夸张地说，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蓬勃，一方面虽配合着环境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却也赖了鲁迅先生始终不懈的支持和鼓励，只有这种导师和同志的热情，才能激励起青年人们继续不断，不怕打击的勇气！

可是鲁迅先生死了，鲁迅先生以 56 岁的年龄，因为过度劳碌了自己的身体，因而使肺结核加剧而死去了！这是恶劣的环境，逼着他不得不放下他的工作充分休养的结果。

年轻的一代人，从事木刻制作的年轻的一代人，我们应如何宝贵鲁迅先生所介绍过来的画集和遗言，以作我们前进的指针呢！

---

原载：《文艺动态》创刊号）北平中国大学）收入  
1937年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

## 鲁迅先生给我的教益

我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文艺爱好者，记得在农村读书的时候，便读过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野草》等作品，深为鲁迅先生刻划事物的深刻性及艺术手法的生动性所感染，对先生产生了极为崇敬爱戴的心情。当时山西省处在闭关割据局面，新文学书刊是极不易到手的。到了北伐战争时期，我到太原中学求学，似乎中国的形势要有大的转变了，然而鲁迅先生的著作仍然看不到多少。以后了解到鲁迅先生前一段受到北洋政府的排挤，后一阶段受到南京政府的迫害，从先生的遭遇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这才恍然大悟所谓国民革命，实在像轮圈转的走马灯，不过是另一派军阀上台。1930年以后，我到文化古都北平来读书，接触到的新文学书刊比较多，但随着南京政府的查禁，鲁迅先生的著

作如《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等，仍然很难在书肆中购到。

1931年日本军阀侵占东北，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反对，青年一代更加愤激。这时鲁迅先生有高度艺术概括、击中敌人要害的杂文，便成了青年人热爱的读物。1932年11月鲁迅先生到北平探望母病，应邀作了五次讲演，事前报纸并未报道讲演的时间、地点，然而消息传播迅速。如讲《再论“第三种人”》那一次，时间未到，和平门外北师大的风雨操场便为听众拥满，以至鲁迅先生从门口走向讲台，竟是从人缝中踏着长凳吃力地挤进去的。记得先生从我身旁经过时，一脚踏空，身体从长凳上倾落下来，被我们迅速地搀扶起来。因为听众拥挤，窗口门外都站满了人，距离远的既看不到先生的风采，也听不清先生的宏论，因而讲了不到十分钟，复应听众的请求到露天操场上去继续。讲演结束后，大群听众又追随着先生走到休息室，室内外及走廊上满是青年人。先生一边饮水，一边答复询问。当提到报纸上刊登胡适的谈话时，先生答以就要“卷土重去”，这一字之易，反击简明有力，引起听众会心的欢笑。